



德勒兹的死亡欲力与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

沙织

沙织

德勒兹的死亡欲力与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

<https://mp.weixin.qq.com/s/froF-y98nnh8D-JSjubUdA>

nightfall.buzz

我们没有理由将死亡欲力与爱若斯区分开来，无论是凭靠两种力量之间的本性差异，还是通过两种运动之间的节奏差异或振幅差异。……爱若斯与塔纳托斯之间并不存在分析的差异，也就是不存在已然被给予的差异。（德勒兹，《差异与重复》p201）

关于一，柏拉图主义者说它是一劳永逸地征服了复多之物。而且这难道不是死亡的面孔吗？但一劳永逸地使所有一劳永逸地行事的东西死去，不就是另一副面孔吗？（即永恒回归的面孔）如果在永恒回归与死亡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系，这是因为它“只此一次地[一劳永逸]“预示着、内含着所有为一之物（ce qui est un）的死亡。（德勒兹，《差异与重复》p204）

“德勒兹反对将生命视为意识的客体，并认为生命本身是一种自在的、差异的存在，无处不在，且超越善恶。”在这个基础上，死亡欲力被理解为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现象。活着的生命和种群文化活动中没有死亡欲力才是真正令人疑惑的。当人们认为可以和宗教、国家、资本主义等权力形式进行直接对话，从而规避了自己身上的死亡欲力，并将自己的一时苟安或单一阶层的生存方式视为文化的、生命的、社会的尺度和镜子，那可能意味着他们对自己进行了大量截肢以躲避已经到来并正在持续的死亡，纯粹的单细胞生物的脆弱也达到了极点。因此，多方位审视欲望，忖度如何选择一种万无一失的欲望的资产阶级的审慎，来来回回都没有多少意义。与此不同的是，诗人就是欲望，否则早就放弃写作了，尽管诗人总是和创作中的灾变无法剥离——如何看待这一点也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